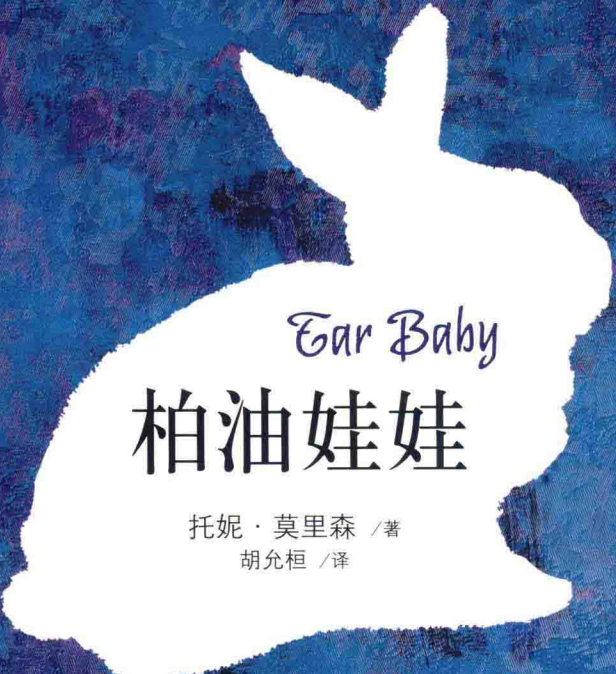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Ear Bab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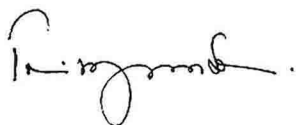
柏油娃娃

托妮·莫里森 / 著

胡允桓 / 译



柏油娃娃



〔美〕托妮·莫里森 著
胡允桓 译

Ear Baby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柏油娃娃 / [美] 莫里森著; 胡允桓译. — 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14.6
ISBN 978-7-5442-6954-4

I. ①柏… II. ①莫…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6230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9-091

TAR BABY by Toni Morrison
Copyright © Toni Morrison, 1981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1981
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wan
All Rights Reserved.

柏油娃娃

[美] 托妮·莫里森 著
胡允桓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华 艳
特邀编辑 刘昱含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0.5
字 数 252 千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954-4
定 价 39.5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献给

卡洛琳·史密斯夫人

米莉·麦克泰尔夫人

阿黛莉亚·威利斯夫人

拉玛·沃福德夫人

露易丝·布鲁克斯夫人

——包括她们的每一个姐妹，

以及所有知道她们纯正而古老的品质的人

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，
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，
说你们中间有纷争。

——《哥林多前书》1:11

前言

我的耳朵几乎贴上了收音机，大人们不得不把我骂走，以免我的听力受到永久的损伤。我也会盘着腿坐在油毡地毯上，张嘴喘气，入迷地盯着讲故事的大人那双会泄密的眼睛。对我而言，一切叙述始于聆听。阅读时，我聆听；写作时，我聆听——聆听静默，转调，韵律，休止。随后而来的是画面，我想创造的事物的形象：穿着婚纱的无头新娘，林间空地。有表现的成分：“嘎吱嘎吱地锯断了……”并伴随着动作演示。还有抑扬顿挫：“西蒙·吉里加蒂老头，来抓——我啊。”我需要用上一切——声音，图像，表演——来透彻地领会故事的含义，因为大人们可能会让我复述，他们觉得这很有趣。而他们对我所讲故事的评价无比重要。

从前有一位农夫，他开垦了一片菜园……

大人们在等待。母亲在期待中微笑，但我最想取悦的是祖母。

美食，特别关注，风趣，或是充满爱意的严厉——这些元素常常会让人对祖母的回忆更加甜蜜。无论是真实的，抑或经过时间和失落的过滤，祖孙关系总会以一种温暖而令人满足的印象浮现。我

的回忆也同样因此更加美好，但它带来的感觉比满足更深刻，我不想与人分享。就像那个拼命把耳朵贴上收音机的贪婪的孩子一样，我想独占它的全部。她给我们讲故事，让我们得以应付漫长无聊的活计：从篮子里挑出烂葡萄；也让我们的注意力从疼痛或是天花上转移，她劈开这个乏味的世界，为我们展现出另一个迷人的世界。

祖母最喜欢的并不是我。无所谓，我最喜欢的是她。我见过她把猪油削进做饼干的面团。我见过她在跳舞时把我的手握在手里。我嗅过春天里她递给我们的一茶匙砂糖中松脂的气味。她给我们姐妹俩各做了一条裙子——带白领的格子裙。她还给我们做过连体衫。最重要的是，她需要我的梦，选彩票数字的时候，她需要解读梦境来作出预言，而她只要我的。这些梦对她很重要，于是我回忆起它们，把它们组织成像她的梦一样需要被解读的故事。

从前有一位农夫，他开垦了一片菜园……

先是有趣，而后恐怖，之后又有趣起来。然而也令人费解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“柏油娃娃”的童话故事需要并提供的解读远不止“被压迫的农民用智慧和狡猾赢了聪明的主人”这么单纯。兔子拼命吃生菜和卷心菜的理由显而易见。农夫阻止他的理由也一样。但为什么要用一个柏油玩偶做诱饵？它又为什么（在我听到的那个版本里）以一个女性的形象出现？农夫如此了解兔子的心理，知道好奇心就是他的死穴？但兔子一点也不好奇，他从柏油娃娃身边走过，看见她时只随口说了句“早安”，让他不悦乃至愤怒的其实是他被无视和她的无礼。他威胁她，然后攻击了她。他在这里表现得非常蠢：第一只爪子已经被她粘住了，为什么还要试第二只？聪明的农夫抓住了兔子，但接着就展开了惩罚，他之前如此准确地看穿了兔子的动机，却在这里大错特错。现在，愚蠢的兔子变成了聪明的那个，

他让农夫以为他最害怕的惩罚是被送回家。他知道农夫会认为把他送回家就是比死还糟的最重的惩罚，而他果不其然被粗暴而快活地扔进了荆棘丛。柏油做的玩偶在完成使命后便被故事所遗忘，但仍然充当了它古怪而沉默的中心，以及黏合主人和农夫、农场主和奴隶的媒介。她是为了阻止和诱捕兔子而被制作出来的，从伎俩上升到了艺术的层次。故事中的主要关系不仅仅是兔子和农夫之间的，也包括兔子和柏油娃娃之间的。她诱惑了他，他心里清楚，在挣扎着想要重获自由时却越缠越紧。由此产生了一个爱情故事。疏离、冷漠却又充满魅力的女人和聪明、放荡不羁的男人，各自对独立和顾家、安定和危险的看法，激烈碰撞。这部小说在最初便指出了这种冲突：“他相信他是安全的。”“相信”而不是“认为”，意在表现质疑，强调不安。

然而正是柏油这种被精心塑造的、漆黑的、让人心烦的、恐怖而诱人的东西让我想到了非洲的面具：古老，活跃，栩栩如生，特征被夸大，有着神秘的力量。一尊盘踞在民间传说中心的露骨的雕像成了这场叙述的骨架。所有人物本身便是面具。像非洲面具一样，小说混合了原始与现代、传说与现实。这种混合让人兴奋，甚至眩晕，但我相信情节足够牢固和亲切，能降低和遏制读者的眩晕感。如果确实如此，那么原本的故事便会获得新生。这让我回到了那块油毡地毯上，聆听女人们唱着歌、在对一段深藏已久的历史的讲述中接近令人坐立不安的真相，对“生养”我的世界施以魔咒。

他们说她快要不行了。一位主治医师说，是因为血液里的什么“蛋白”。她不能再吃蛋清了。这就是诊断和处方，是歪打正着的医疗手段、对上帝旨意的信念和疾病多半由食物引发的观念的混合。（她的一个女儿十八岁时死于在湿草上坐卧、“在娘胎里受了凉”或

是前一晚吃的黑莓馅饼。不管怎样，我的祖母醒来时发现她的亲亲宝贝躺在身边，凉得像霜。）无论原因如何，我的祖母病得非常重。每个人有空的时候都去照料她，我有时也会被打发到她房里给她读书。读点《圣经》，他们说，让她得到抚慰。我庄严地朗读着，哪怕一个字也不懂。但我想给她讲故事——让她开心，甚至治愈她——或者给她讲我做的梦。但比起《圣经》来，那实在有些不足挂齿。她在沉默中剧烈地扭动着，在被子下翻来覆去。我猜她是想跑开，离开这个被力不能及的任务吓得哆哆嗦嗦的愚蠢的孙女。也许她只是想离开，离开生活，从中抽身而去。她和她的丈夫收入微薄，因此要轮流在儿女家借宿。尽管每个女儿都乐于接纳她，投入地照料她，然而她和她的丈夫一样，事实上都无家可归。这一张张床——无一是他们自己的——就算不让人引以为耻，也必然令人如芒在背。那时我觉得这种走过一座座城镇和街区、“拜访”一位位家庭成员的生活很美好。然而看着她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她的头在枕头上甩来甩去……我不知道了。当然，她病了，血液中的蛋白和其他什么东西……但她一定不会也不想死去。几天后，当他们告诉我她死了的时候，我想，现在，再也没人会问我做过的梦，再也没人会一再要我给她讲个故事了。

从前，很久以前……

房间里有我们四个：我，我母亲，我祖母，和我的曾祖母。年纪最大的那位咄咄逼人，周身散射出强硬而可怕的智慧。年纪最轻的那个，也就是我，是一块海绵。我母亲充满天赋，热爱交际，目光敏锐。我的祖母是个秘密宝库，她的存在让这个可怕而迷人的世界安稳下来。就是这三个女人和一个女孩，后者从未停止聆听、观察、寻求前者的建议，也迫不及待想得到她们的赞誉。我们四人置身于

《柏油娃娃》的字里行间，既是见证者，也是挑战者，更是评判者，如此关注故事的作用以及讲述的方式。

但她们中只有一个人需要我的梦。

(刘昱含 译)

他相信他是安全的。他在英国皇家“斯托尔·柯尼格斯加顿”号上凭栏而立，大口吸气。他望着港口，怀着甜蜜的期待，心怦怦直跳。法兰西王后岛在逐渐暗淡下去的光亮中稍稍有些脸红，在他的注视下垂下了睫毛。七艘少女似的白色巡逻艇在港湾中上下浮动，下游一英里左右的码头上则空无一人。他谨慎而悠闲地走到下面他和别人同住的舱室。别人都上岸度假去了。他没什么东西可收拾，没有邮票簿，没有剃须刀，也没有任何房间的钥匙，便只是把睡铺床垫下面的毯子四角叠得更紧了些。他脱下鞋，把每只鞋的鞋带穿过裤子上的腰带圈系紧。然后，他漫不经心地四下看了看，便潜身穿过走廊，回到了上层甲板。他一条腿跨过栏杆，迟疑了一下，本想头朝下跳下去，但又相信脚能比手感受到更多，就改变了主意，干脆迈进了水中。直到轻柔而温暖的海水涌上他的腋窝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水中了。他马上把膝盖弯到胸前，再向后一蹬。他游得很好，每划四下便向上一转，抬起头来，确定游泳路线与海岸平行并保持一定距离。虽说他的肤色与深色的海水混成一片，他还是

小心地不把胳膊抬得离水面太远。他游近了码头栈桥，庆幸系在身后的鞋子仍在轻碰臀部。

游了一会儿，他觉得该向陆地——也就是栈桥前进了。就在他两腿夹水准备转身的时候，一股旋涡圈住了他，把他拖进了一条无船的宽阔航道。他拼命想从旋涡中游出来，被推得接连转了三圈。就在想呼吸的欲望无法忍耐之时，他的头部探进了柔滑的空气中，身体也平稳地躺到了水面上。他一边踩水一边调整呼吸，几分钟之后再次向栈桥游去。旋涡再一次箍住他的脚踝，用它那湿漉漉的喉咙吞没了他。他一路下沉，却发现并非像他想的那样沉入海底，而是被卷进了一个旋涡。他一心只想着，我在逆时针打转。这个念头刚刚浮现，海水已经变得平缓，他也浮上了水面。他再一次踩水，咳嗽，吐水，摇头，把耳朵里的水甩出来。歇够之后，他决定游蝶泳，以防双脚像前两次那样从右侧被吸住。但在他劈开前面的海水时，他感到一股轻而稳的压力沿着胸、腹直到大腿，犹如一个执着的女人在用手推着他。他竭力想冲出去，却没有成功。那只手在迫使他远离海岸。这个男人回过头去，想看看身后有什么东西。他看到的只是水，在斜阳的照射下被染成一片血红，犹如一颗新剥出的心脏。右方远处便是“斯托尔·柯尼格斯加尔顿”号，头尾被夕阳照亮。

他快没力气了，他心里清楚，绝不能浪费体力去和洋流抗争。他决定让它带着自己漂上一会儿。也许洋流会消失的。无论如何，他都会借这段时间恢复体力。他尽力在水中漂流，海水在充满氨气味的空气中掀起、拍动，颜色越来越暗。他知道，他身处一个从不知晓也不会知晓黄昏的地方，很快他就会向一团漆黑的海平面进发。法兰西王后岛上已经点起灯火，被刚刚升起的星光刺穿的天空仿佛

在哭泣，而散乱的灯火则如同泪珠。海之女神仍在用掌心捧着他，护着他向深海中漂去。他突然看到左方亮起新的灯——一共四盏。他判断不出距离，但他知道那是在一只小筏子上点亮的。同样突然地，海之女神撤回了手掌，他便游向了那只在蓝色而非绿色的海水中抛锚的小船。

靠近小船时，他兜了个圈子。他什么都听不见，谁也看不见。他游向小船左舷，看出上面写着“海鸟二号”，一条三英尺长的绳梯轻轻拍击着船头。他抓住绳梯的一根横档攀爬上船。他轻手轻脚地穿过甲板。这里看不到阳光，他那双帆布鞋也不见了。

他后背抵着驾驶舱的墙壁，沿甲板侧身而行，目光窥进驾驶舱弧形的舷窗。舱中没人，但他能听到从下面传来的音乐声，能嗅到带有浓重咖喱味的烹调气息。若是突然有人出现，他脑中空空的不知如何应付。最好别做什么计划，别编什么故事，因为不管多么完美，准备好的故事听起来反倒最像谎言。对方的性别、体重和举止自会让他决定该讲些什么。

他向船尾走去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一段舷梯。乐声更响，咖喱味也更浓了。最远处的一扇门虚掩着，光亮、乐声和咖喱味都来自那里，离他稍近处有两扇关着的门。他选择了第一扇；打开后，里面是一个黑暗的壁橱。他迈步进去，在身后轻轻把门关上。里面有浓重的柑橘和油脂气味。什么都看不清，他在原地蹲下，聆听着似乎是从收音机或留声机里流出的音乐。他在黑暗中缓缓伸手向前，手臂所及之处什么也没摸到。他把手向右方探去，触到了一面墙。他向墙蹭去，然后背靠着它滑坐到地上。

他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警觉，但海之女神用指节合上了他的眼皮。他睡得像块石头。

轰鸣的引擎没有吵醒他——他多年来在比这吵闹得多的环境中也能入睡。小船的倾侧也没妨碍到他。在引擎声被忽略之前，又冒出一个女人的声音——新鲜而动听，她粉碎了他的梦中生活。他醒来时想到一条短街，街上是装有白门的黄房子，女人们让门大敞着，向外面喊：“快进来吧，你这个小宝贝儿。”她们的笑声如同被子般展开，包覆在命令之上。但这个女人的声音中却什么都没有展开。

“我从来不孤独，”那声音说，“从不。”

那男人的头皮隐隐作痛。他舔了舔嘴唇，尝到了凝在胡髭上的盐霜。

“从不？”这是另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更轻些，半是疑惑，半是敬畏。

“一点也不。”第一个女人说。她的声音似乎外冷内热。要不就是内冷外热？

“我羡慕你。”第二个声音说，但现在听起来远了些，还在向上飘去，并伴随着舷梯上的脚步声和衣服的窸窣声——灯芯绒与灯芯绒或是斜纹布与斜纹布的摩擦——那种声响只有一个女人的大腿才发得出来。那是秋天请人进屋避雨，蜷在炉火旁的惬意的邀约。

他没听到她们后来的谈话——这时她们已经去了舷侧。他又听了一会儿，然后小心地慢慢站起身，伸手去够门把。通道里灯火通明——没有音乐声和咖喱味了。他从门框和门板的缝隙中看到了一扇舷窗，窗外是一片黑夜。有什么东西掉在了甲板上，过了一会儿滚到了门槛边，进入他脚边的一线亮光里。那是一个瓶子，他只能看到标签上的法语“日光浴”。他没有移动。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过随时都可以运转起来。他一直没听到有人下来的声音，但现在却有一只女人的手出现在视野中。那只手轮廓很漂亮，粉色的指甲修

得精致，手指如同象牙一般，上面戴着结婚戒指。她捡起瓶子，他能够听到她弯腰时轻声的咕哝。她站直身子，她的手消失在视野之外。她的脚步在柚木地板上无声无息，但过了几秒钟，他听到了一扇门——大概通向厨房——打开又关上的声音。

他是船上唯一的男人。他感觉到了这一点，虽说并不完全准确，却让他放下了心。由两三个——他不清楚到底有多少——女人掌握的这只小船很快就会在一处私人码头靠岸，那种地方不会有海关稽查往护照上盖印，还要皱起眉头摆架子。

借助从通道射进来的光线，他检查了壁橱。这是一个有货架的贮藏室，里面混放着通气管、渔具和船上补给品。一只没盖的条筐占据了地面的一大部分，里面装有十二棵小金橘树，上面都结着果。他摘下一颗只有熟草莓那么大的金橘吃了下去。果肉很软，缺乏纤维，略带苦味。他又吃了一颗。接着吃了第三颗。随着他的狼吞虎咽，饥饿的肠胃大开。从前天晚上起他就没吃过饭了，此刻折磨他的饥饿突如其来，不可遏止。

小船在前进，不久他就意识到，他们根本不是朝着法兰西王后岛前进的。他想，但是不太远。涂指甲、需要防晒油的女人们不会把快船开进夜色。于是他在壁橱内蹲着，边等边嚼涩橘。当小船最终停下，引擎也被关闭的时候，他已经饿得无法忍受，他得绞紧手指才能不冲出壁橱去找厨房。他一直等待着——直到轻轻的脚步声听不到了。然后他迈步走进通道，在月光下窥视了两处地方。他看到侧上方有两个身影在大型探照灯后面移动。他听到一辆汽车的引擎发动之后，就向下面走去。他很快就找到了厨房，由于光线昏暗，他只好在流理台上摸索着寻找火柴。没有火柴，炉灶用的是电。他打开一台小冰箱，发现了里面的瓶装水和半个酸橙。在电冰箱的灯

光中他还看到了一罐法国第戎产的芥末，却没有咖喱食品。碟子已经洗净，一个白纸板箱也干干净净的。两个女人并没有做饭——只是把带到船上的外卖食品加热了一下。他把手指伸进白纸箱的四角，又沿着箱边向上摸。就算剩下了什么吃的，也全都喂了海鸥。他看了看碗橱：玻璃杯、杯子、盘子、一个搅拌器、几支蜡烛、塑料吸管、多色牙签，最后是一盒挪威切片面包。他在面包片上涂上芥末大吃起来，还喝光了所有的瓶装水，然后才回到甲板上。他看到星光闪烁，在与月亮交换着目光，可惜看不到什么陆地，这不足为奇，因为就在三百年前，他所凝视的那座岛让奴隶们在一瞥之下失去了视力。